

第十三回 擔水賣人奸兵部當場遺丑 命題限韻聖天子枉駕為媒

詞曰：

丑婦常稱嫫母，當前又有無鹽。強將花燭要求歡，怎奈才郎不願。豚犬遺慚道路，反來致憾英賢。狐群狗黨合成奸，遂使功臣名顯。

右調《西江月》

話說雲、水兩狀元，自從納聘相氏，專等到冬，擇吉為親迎之舉，快心滿意，以為失了佳人，究竟又得了佳人，豈知所得佳人究竟是所失佳人也。此番被文小姐算無遺策，藉絲兒已縛住了鴻鵠翅矣。湘蘭道：“姐姐許多神謀鬼算，真有七縱七擒之妙手。假使諸葛復生，不是過也。”文小姐道：“愚姊嘗對妹妹說，才子想慕佳人，如旱思雨。有佳人而不想慕，非真才子也。然使人稱曰佳人，而名節有虧，如金甌已缺，玉壺不全。不全，才子猶然想慕之，則又非真才子矣。雲狀元之想慕，未嘗無也。而一見失了名節，遂不復顧，此正真才子之意氣發露處。若元微之之於崔氏，不過一風流蕩子也，而究竟有憔悴羞郎之恨；司馬卿之於文君，不過一琴心相識也，而未免有皚雪皎月之吟。故不經一番磨練，如歲寒松柏，經久不渝，而才子始信，天下真佳人之作為，遠勝尋常萬萬也。而後心折矣，意屈矣，擊節賞嘆矣。此愚姊之所以反復布謀，非敢簸弄兩人也，正欲其後之屈折嘆賞耳！”方說完，太僕朝回，將晏、白公子之事說知，兩小姐無不稱快。又將許配兩元、天子主婚之說細說一番，兩小姐愈為得意，不題。

卻說詹有威，自從陷害文總兵之後，自為得計。單是所生一女，名喚多嬌，年已過了二十，尚未字人。若論兵部品秩之尊、爵位之顯，豈無一個宦家子弟求射雀屏？只因這多嬌面雖塗粉，這幾個麻疙瘩究竟不能塗抹。發雖加髻，這一個光葫蘆，如何掩得真形。衣雖熏香，這一陣蔥管氣焉能不時常扑鼻。問身材，則寸有所短，侏儒國之佳人；問金蓮，則尺有所長，祀郊梅之巨跡。秋波雖俏而朝天，春山雖遠而如剪。丁香舌重有千鈞，瓠犀齒色如象牙。十指似槌，自謂纖纖春筍；兩脣如鑽，誰稱小小櫻桃。其余妙處無口可述，所以閻羅天子見之亦畏；催命判官聞之亦驚。哪裡有人上門求親？詹兵部心下十分不快，常常埋怨夫人道：“這樣一個好肚子，養出這樣女兒。”夫人答道：“相公也有分的，不要單埋怨我。”若論他，不要揀精揀肥，嫁時也是易的，怕沒有飢不擇食之子弟。偏是詹兵部自道官高，這樣女兒還要拿班做勢，必要嫁一個少年風流顯達之婿，豈知越揀越遲。

忽聞雲、水兩狀元俱未有婚事，心中大喜，便對夫人說知。夫人道：“兩個中哪一個好？”詹兵部道：“雲氏與吾舊有心跡，今日要他做女婿，是被人笑話了，不若水狀元為妙。”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該早些央媒人去說了。”兵部道：“若央媒人去說，這事便撒了。不若預備花燭，並結親應用之物逐一打點停當，待我發一名帖去，單請水狀元。待他一到，略說幾句，他若應允，不消說了；若有推辭之說，扯他進來，竟與女兒結了親。這時節，他就有翅也飛不去了。結過親後，他總有口，也難分說了。這個計策可好麼？”那女兒在旁聽了，止不住笑嘻嘻道：“爹爹好妙計，快些去請那狀元來，早早做親。”

兵部定了計策。擇下一日，果然發一名帖，單請水狀元。水狀元驚訝，與雲狀元道：“他與小弟素不相知，又且衙門各別，不知何事特請小弟？其中必有蹊蹺，回了他罷。”雲狀元道：“無故而親，必有所謂。聞彼有女與宿瘤相匹，莫不是要吾兄作玉潤之衛玠否？”水狀元道：“鴟梟安可與祥鸞為類哉？竟回了他罷，省得又費一番唇舌。”遂回了不去。那知兵部仍差人來說道：“家爺有一位小姐，今日許聘一宦。因姑爺與狀元爺同郡，故特請狀元爺一會，以問其詳，非有他意。”雲狀元道：“既如此，去也無妨。”

水狀元遂依了，亦寫一名帖，青峰跟了。一徑到了兵部門首。早已有人報知，兵部忙來迎接。進見後，水狀元道：“方才尊價說令媛小姐許配敝郡何人，特蒙見召，不識有何臺問？”兵部大笑道：“小姐未曾許配，特欲與賢殿元結絲蘿耳。惟恐狀元不肯枉顧，聊作此言，以相戲也。”水狀元道：“婚姻大事，大司馬不要認為戲談。”兵部道：“非戲言也，乃真言也。老夫預擇今日，已準備花燭，專等狀元駕到，即便合巹矣。老夫實慕殿元年少高才，恐尊意不肯俯就，故走無媒徑路。今好事相就，幸毋見拒。”忙叫樂人作起樂來，喧喧簫鼓，鬧耳不休。水狀元大驚失色道：“大司馬不要認差主意，晚生已下聘於相氏之女矣。糟糠安可棄，而竟欲以勢位壓人也。”兵部只管笑道：“老夫主意不差，只怕殿元主意倒差了。業已魚入筍中，鳥歸籠內，即欲跋扈，無水矣；若要飛揚，無路矣。若言已經聘定，小女願備小星之列，何如？”水狀元作色道：“晚生曾佩聖賢之教，誦詩書之訓，豈肯作禽獸之行，以傷風化乎？”言罷，即便起身欲出。只見裏面家人僕婦，身上都披了紅，挨擠不開，便將狀元拖的拖，扯的扯，盡道：“狀元姑爺，乞速速進房，與小姐成親。”連那小姐聽得喧嚷，走出來偷瞧，見狀元風流標致，欲意也來拖拖。

此時狀元急得沒法，亂嚷道：“就要成親，也須好好講話，怎麼這等行徑？真正可笑之極了！”兵部方說道：“殿元既願成親，不須如此扯拽。且叫僮相念詩賦起來，請殿元好好進去。”方才這些家僮僕婦逐漸走開，耳中只聽得笙簫細樂，滔滔不絕，水狀元沒奈何，想下一條計策，說道：“大司馬既要晚生為贅，豈有無媒而娶之理？待晚生寫一書，請雲年兄來，喚他作伐，方為成禮。”兵部大笑道：“原來殿元之意，必須媒妁以成好事，這有何難！雲殿元與老夫不十分契合，何須煩瀆他來？待老夫發兩僮去請白都憲、晏家宰二位來，喚他執柯，豈不妙於雲殿元乎？”水狀元聞言，尤急得沒法，真正有翅難飛。只見兵部果然發帖去請晏、白二宦了。

且說青峰小廝，起初聽得鼓樂聲響，只道戲弄，不料後面竟將狀元拖拖拽拽，竟認起真來。便乘他嚷鬧，不提防溜了出來。急忙忙走回院中，一五一十報知雲狀元。雲狀元大驚，想道：“此真正無恥小人，深為奇事，若非天子一旨召之，則不可解矣。”忙忙冠帶去面聖上，聖上又退回宮了。急得沒法，只得到司禮監中，央他進奏。聖上得知此事，也覺好笑，即手書一道旨意云：

速召撰撰官水涓便殿對事，臨軒以待。

這時節，兵部方請到晏、白二宦。那晏、白二宦因章太僕以女許配兩狀元，自己罰俸，兒子出醜，心中恨恨不忘。聞兵部之女，丑陋非常，今配水狀元，要他執柯，心中大快。忙撇了正事，匆匆而來。水狀元明知一丸藥合就了，恨無壺公縮地之法，惟呆呆不語。那三個笑容不絕，兵部排起一席喜宴，管待大媒。方飲得一杯酒，忽內侍早將旨意捧到，方知召水狀元入對，喜得水狀元如死裏還魂，驚得三個人如乞兒沒棒。兵部忙對司禮監道：“公公，今日下官招贅狀元，肯容片刻，待合巹畢入對，定當謝德。”司禮監道：“皇爺臨軒待對，哪裏可遲一刻。三位必要留住殿元，本監就去回旨了，悉聽皇爺主意。”三人無言可答，眼睜睜看水狀元跟了太監起身，出門時拱一拱道：“有虛盛情，得罪了。”正是：

被人笑殺詹兵部，今番熬殺多嬌貨。

沒趣氣殺白左都，扯淡惱殺晏吏部。

此時鼓不鳴，鑼不響，儂相無顏，樂人減色。家人一場掃興，小姐咽了殘涎。談的談，笑的笑，詹兵部一發難為情了。晏、白兩個道：“方才小弟未來之時，老主意結了花燭，不怕這小畜生胡賴，然後小弟輩至，應一應故事，這是絕妙的了。”兵部道：“小弟哪裏料著有這一道旨意，自以為瓮中之鱉了，故爾遲遲，不以為意。不知這道旨意驟然來的，想是被人走漏消息。”那家人在旁道：“小人請晏爺時，見雲狀元急踏前來，忙忙的，想是入朝。”詹兵部跌腳道：“是了！是了！一定是這小畜生了。起初小水身後跟一個小廝，後邊不提防，被他溜去報知的。”晏、白二人道：“怎的詹翁作事這等不精細。”

三人正在談話，懊悔之時，只見一角文書飛報軍情。看時卻是成都府來的，報稱青城山寇勢甚熾，速乞調選賢將，發兵剿滅，以安地方等語。詹兵部道：“前日賊勢尚微，文斌尚然陷設，如今賊勢蔓延如此，恐不能蕩平，奈何奈何。”白左都便接口道：“司馬公，如今正可出一口惡氣了。”詹兵部忙問何計，白左都道：“雲、水兩個小畜生，但知文事，舞弄毛錐而已，哪曉得韜略中槍刀的武備。明日司馬早朝，奏過聖上，言賊勢甚是猖狂，宜選賢能授職，蕩平安輯等事。聖上必然問起何人可將，那時待小弟保奏雲劍文武兼才，可專其任；家宰公就保奏水涓謀智有余，可參軍機。那白面書生豈知兵事？管教他雙雙頭頸，付於賊人之手，豈非一網打盡了！”詹、晏二人拍手大贊道：“好計好計！”白左都道：“還有一說：倘他僥倖成功，也不可慮。請預先覓一個刺客，假作投軍，乘機殺了二人，尤為干淨。如此計策，便將章老兒兩個女兒多做了望門寡。你我三人惡氣都出盡了。此所謂借刀殺人，絕不費力。”商議已定，各自回衙，專待明早上疏，不題。

卻說水狀元隨旨入朝，見雲狀元也在朝房，方知旨意有來由也。司禮監回復天子，天子即命召二卿內殿對事。二人即忙進了內殿，拜謝已畢，天子就問詹兵部招贅之故，水涓備述其事。天子笑說道：“晏、白二卿以不才之子妄欲求婚，詹卿以不揚之女妄欲逼贅，可謂千古奇聞，此皆朕之過也。”二狀元忙跪謝道：“此繫臣等之事，陛下何過之有？”天子道：“朕實不知二卿尚未納室，前日章卿欲以二女配嫁二卿，朕方知之，並欲朕主其事，朕已面許。因兩日奏疏紛煩，未遑與二卿說知，以至水卿今日又遭此窘，非朕過而何？今特以此意曉卿，卿其擇吉以娶可也。”二狀元相顧失驚，上前奏道：“蒙陛下垂念微臣，欲以章太僕二女配臣，二臣誠出望外。然臣等已實聘相氏女矣，今若又奉陛下之命，將來置相女於何地？況臣等聞太僕祇有一女，已嫁於人。今忽稱有二女，其中曖昧之情，是難猜度。伏惟陛下鑒察。”天子道：“卿等聘定相氏之女，朝中誠無人知。理難再娶，但朕已面許章卿，將來亦置二女於何地？況章卿定有二女，所以晏、白二卿為二子求婚於前，章卿亦為二女求配於後，又何曖昧？又何猜度？料章卿必不於朕前作誑語也，二卿如此疑猜不信，朕當同二卿臨章卿家，引二女一見，何如？”二人忙謝：“不敢。”

早已傳旨，擺列鑾輿，天子登駕，幸太僕家。太僕聞知，遠遠忙排香案，迎接鑾輿。文小姐聞知駕幸，預曉得為婚事而來，與章小姐說知，即忙妝扮起來：裙拖湘水，髻挽巫山，環珮鏗鏘，帶裳搖曳。真正如天仙彩女一般，等候天子一到，早已同了夫人山呼拜見。拜畢，即便轉身入內。二狀元偷眼一看，雖不十分細看。然而綽約儀容、驚鴻遊龍之態已隱躍於目前矣。前日相氏之女只見其兄，猶且情不自持，況今章氏之女親見其面，豈能無動人乎？天子見二女豐姿絕世，顧謂二狀元道：“二卿見否？前以為一女有婿，今則雙女無夫，章卿豈誑語乎？”便喚太僕近前說道：“朕以卿前日之言面諭二卿，而二卿謂卿家一女，已適於人。今有二女，中多曖昧，卿且細辨，以釋其疑。”太僕道：“臣有一婿，乃假婿也；臣有一女，乃義女也。假婿、義女，在或有或無之間耳。今已還鄉，如雲歸岫，如石投海矣。假使二狀元與臣女合卺之期，少不得假婿、義女出見一面，又何曖昧之有乎？如他日有別出之情，不合所言，願甘伏罪。”

天子又對二狀元道：“卿謂何如？”二臣又對道：“陛下洪恩，老太僕盛意，非不感佩。但臣實聘相氏之女，亦非誑語。”因備細奏道舉唱和詩及吉日行聘之禮，俱陳於聖前。天子又對太僕道：“如此奈何？欲以卿女為正，則彼已先定相女；欲以相女為正，則卿女又有礙矣！卿與二女細商可也。”太僕謝恩進內，忙出來奏道：“臣問二女，二女說道：‘情願先娶相女，後娶臣女，願讓相女為正，臣女為妾。’”又將袖中兩本詩稿呈上御前道：“臣恐二狀元疑二女無才，今將詩稿進呈御覽。”聖上一看，只見一本上寫“章湘霞”，一本上寫“章湘蘭”。略看一、二首，大贊，對二狀元道：“二卿非二女不足以為婦，二女非二卿不足以為夫，二卿今當首肯矣！”兩個狀元相對猶豫不決，天子又道：“二卿疑詩稿非二女所作麼？朕當出題面試，令卿四人唱和，即當玉鏡臺之下可也。”於是天子舉筆親書：雲劍題曰“藏霞”，寓意娶湘霞也；水涓題曰“採蘭”，寓意娶湘蘭也；湘霞題曰“迎雲”，寓意配雲劍也；湘蘭題曰“止水”，寓意配水涓也，俱限成字韻。雲、水二人見天子命題限韻，此時亦無可奈何，不得不從了。

不一時，只見四人之詩一齊俱呈御覽。雲狀元《藏霞》詩云：

聖世祥開起赤城，飛來一片伴雲生。

小臣意外承天賜，金屋收藏奏九成。

文小姐《迎雲》詩云：

卿雲爛熳鳳城生，欲與飛霞聞麗明。

兩意相迎天散彩，賡歡喜紅一時成。

水狀元《採蘭》詩云：

幽谷香從王者生，同心藉爾得機成。

採來欲作衣間佩，操裏聲諧謝聖明。

章小姐《止水》詩云：

千頃汪汪波獨清，遊魚得爾自關情。

東西且莫流無定，帝命填橋好事成。

天子看四詩已畢，逐一嘉賞道：“四作各有關情之處，而又不失應制之體，真朕世之祥麟瑞鳳也，朕豈可不和一首以誌喜越之盛乎？”各將四人贊一句云：

五色魚鱗繞帝城，一天霞彩遠相迎。

水光遙與雲華映，氣結芝蘭教道成。

是日，才子佳人唱和風流，天子亦為之動情，遂道：“結褵之後，朕當召卿夫婦登殿，賜宴唱和，以見佳人才子相得益彰之盛事。

也！”太僕並二狀元俱各謝恩。太僕欲命二女謝恩，天子言：“夫婦，人道之始。今既兩相締結，俟於歸之後，同二卿謝恩可也。”說罷，即便擺駕還宮。正是：

一波未定，一波復起。

天子愛才，文章有喜。

此後有分教：兩個佳人，變作六個；六個佳人，合成兩個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鳳凰池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